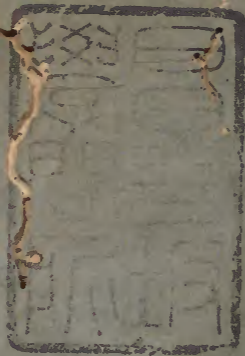


素問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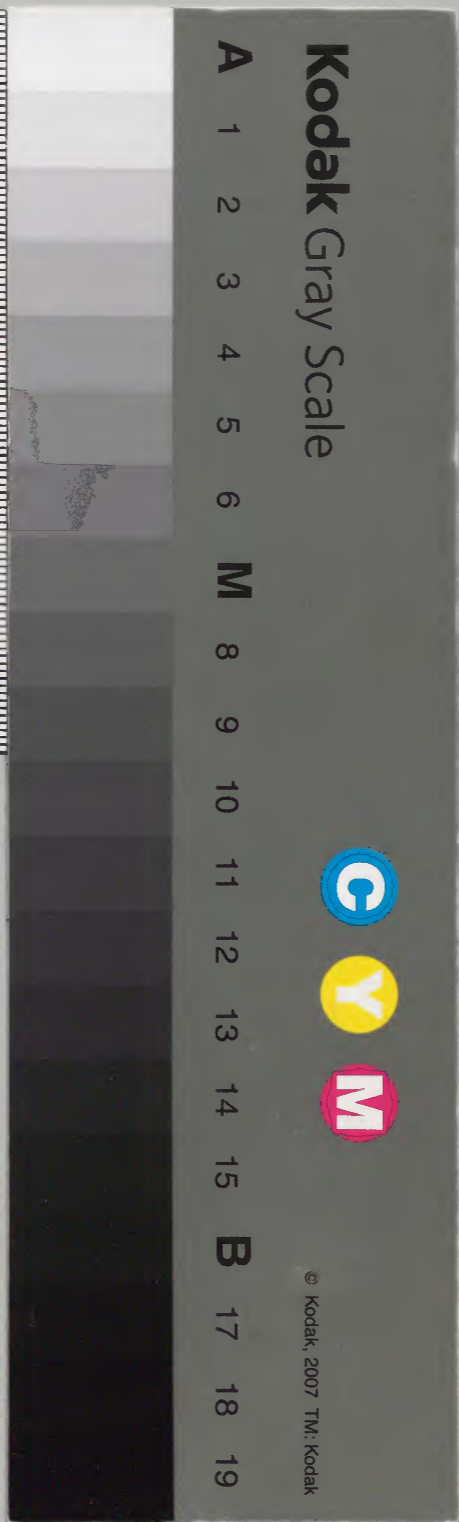
三



				漢書門
			一一九	
			一四四	
			一七四	
五	六	七	四	類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〇〇	一一九	漢	
函	四	書	
一七	五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1944	
冊數	5(3)		
函號	300	153	



新編素問鈔卷之三

許昌滑壽伯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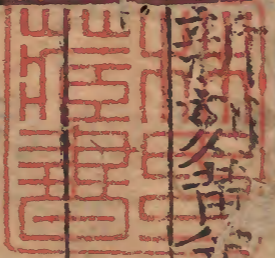
編輯

祁門朴墅汪機省之續註

攝生

天地能生人人能養人全直導氣人自
為養也天地弗與焉具攝生鈔

帝曰余聞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
今時之人年半百而動作皆衰者時世異耶人
將失之耶岐伯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陰



陽和于術數

地之知道謂知術脩養之道陰陽者天

也故脩身者必謹先之經曰陰陽四時者萬物

之終始逆之則災害生從之則苛疾不起是謂

道得 飲食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聲續以理而取

妄視聽也循理而動不為分外之事老子曰故

必清必靜無勞尔形無搖尔精乃可長主也

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度百歲乃去續形

勞則神將寄而與形俱苟或妄動則五藏神

氣離去而形骸獨居莫能以盡其天年也 今

時之人不然也以酒為漿以妄為常醉以入房

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續樂色不節則精竭

聖人愛精重 不知持滿不時御神續言愛精養

施隨滿骨堅 起居無節故半百而衰

也夫上古聖人之教下也皆謂之虛邪賊風避

之有時續邪乘虛入足謂虛邪竊害中和謂之

從中宮朝入風之日 恬淡虛無真氣從之精神

內守病安從來續邪不能為害上古天真論 春

三月此謂發陳續春氣發生庶 天地俱生萬物

以榮續天氣溫地氣發溫 夜卧早起廣步于庭

溫氣生寒氣散故夜 被髮緩形以使志生續春

卧早起廣步于庭 氣發

之器不慎而動則傾竭天真時 務快其心逆于

一作解御神謂保御神氣也

生樂續快于心之所欲 起居無節故半百而衰

逆害養生之樂

也夫上古聖人之教下也皆謂之虛邪賊風避

之有時續邪乘虛入足謂虛邪竊害中和謂之

從中宮朝入風之日 恬淡虛無真氣從之精神

內守病安從來續邪不能為害上古天真論 春

三月此謂發陳續春氣發生庶 天地俱生萬物

以榮續天氣溫地氣發溫 夜卧早起廣步于庭

溫氣生寒氣散故夜 被髮緩形以使志生續春

卧早起廣步于庭 氣發

生千萬物之首故被髮生而勿殺予而勿奪賞

而勿罰生者必順于時此春氣之應養生之

道也謹奉天時所謂因時之序也逆之則傷肝

夏為寒變奉長者少傷矣夏火王而木廢故病

春傷肝故少氣以奉夏長之合也夏三月此謂

蕃秀也物生以長故蕃秀也美天地氣交萬物

華實是則天地氣交也陽化氣微上陽氣微下由

實華實夜卧早起無厭于日愚謂無嗜卧怠惰使志

無怒使華英成秀使氣得泄若無愛在外陽敷

則物化志意寬則氣泄物化則華英成秀氣泄

則膚腠宣通時令發揚故所愛亦順陽而在外

此夏氣之應養長之道也在人必敬順天時也

逆之則傷心秋為痠瘡奉收者少冬至重病冬

水勝火故重病于冬至之時也秋三月此謂容平至秋平而定

也天氣以急聲切地氣以明早卧早起與

鷄俱興早起欲安寧使志安寧以緩秋刑志

氣躁則不慎其動助秋刑急順殺伐生故使志安寧收斂神氣使秋

氣平不神調也故收斂神氣使秋氣平也無

外其志使秋氣清氣亦順此秋氣之應養收

外其志使秋氣清氣亦順此秋氣之應養收

之道也逆之則傷肺冬為殮泄奉藏者少冬三

月此謂閉藏續地戶閉塞水冰地拆無擾乎陽

續陽氣不沉故宜早卧晚起必待日光避寒使

志若伏若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續愚按若有

外也若已有得雖未得若已去寒就溫無泄汗

皮膚使氣亟奪文泄皮膚擾乎陽也擾乎陽則上

若矣此奪此冬氣之應養藏之道也逆之則傷

腎春為痿厥奉生者少逆春氣則少陽不生肝

氣內變續生謂動出也陽氣不出內鬱逆夏氣

則太陽不長心氣內洞續洞謂中空也陽不外

故心中逆秋氣則太陰不收肺氣焦滿續太陰

化上焦故肺氣不收上逆冬氣則少陰不藏腎

氣獨沉續獨沉太素作焦滿夫四時陰陽者萬

物之根本也續時序運行陰陽變化生育所以

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春夏養陽

生養長之謂秋冬養陰即上文養收養藏之謂

是故四時陰陽者萬物之根本也惟聖人善養

其根也故與萬物浮沉于生長之門愚謂浮沉

逆其根則伐其本壞其真矣續是失四時也故陰

陽四時者萬物之終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則

災害生從之則苛也重疾不起是謂得道續得養生之道

道者聖人行之愚者佩當作之從陰陽則生逆

之則死從之則治逆之則亂反順為逆是謂內

格愚謂格者扞格也謂身內所為陰之所生本

在五味陰之五宮傷在五味陰者五神之舍也言

雖因五味以生亦因五味以損蓋為好而過節

乃見故味過于酸肝氣以津脾氣乃絕王註多

傷也食酸令人小便不利則肝多津液津液內溢珠

過于鹹大骨氣勞短肌心氣抑鹹炙也王註多

縮短又令心氣抑滯不行何者味過于甘心氣

鹹走血歸腎故大骨如勞乏也王註多食其甘性

喘滿色黑腎氣不衡其緩也王註多食其甘性

不平何者味過于苦脾氣不滯胃氣乃厚苦堅

土抑水也謂若性堅燥脾為乾燥而不濡潤胃為苦堅而

不柔虛故曰厚也厚者敦厚也壅滿也經云土

太過曰敦味過于辛筋脉沮弛精神乃央辛潤

卓是也謂沮消沮也弛廢是故謹和五味骨正筋柔血

氣以流腠理以密如是則氣骨以精精強也謹道

如法長有天命生氣通天論

帝曰法陰陽柰何岐伯曰陽勝則身熱腠理閉喘

竈爲之俛仰汗不出而熱齒乾以煩寃腹滿死

能冬不能夏續陽勝故能冬熱甚反陰勝則身寒

汗出身常清數慄而寒寒則厥厥則腹滿死續厥

氣逆也能夏不能冬此陰陽更勝之變病之形能

也曰調此二者柰何曰能知七損八益則二者

可調不知用此則早衰之節也陰二者首問法

陽之所法而言陰陽更勝之變次問調此二者

然後言七損八益之道七八謂女子二七而天

癸至七七而天癸絕男子二八而天癸至八八

而天癸終損益陰陽海滿而去血女子之常也

滿而不去則有壅遏之虞月事以時下則不失

其常故七欲其損陽應合而寫精男子之常也

洸而無節則有耗憊之患持盈守戒不妄作勞

所以益之之道也故入欲其益是故知七損八

益則二者可調不知用此則早年四十而陰氣

自半也起居衰矣年五十體重耳目不聰明矣

年六十陰痿氣大衰九竅不利下虛上實涕泣

俱出矣故曰知之則強知謂知七不知則老故

同出而名異耳智者察同愚者察異同出謂人

至壯壯而老皆由于陰陽天癸之始終自然消

長之道也名異謂知之者謹于節養以順受其

正不知者滯滯循欲以我伐其真愚者不足

於智者有餘知之餘則耳目聰明身體強壯老者復壯壯者益治是以聖人爲無爲之事樂恬憺之能從欲決志于虛無之守故壽命無窮與天地終此聖人之治身也陰陽應象論

論治

干戈甲冑以治亂也禮樂教化以治治也矢醴麋街治人疾也具治鈔

帝曰醫之治病也一病而治各不同

續謂針石灸毒藥導引

接蹠也皆愈何也岐伯曰地勢使然也續謂法天地生長收

藏及高下燥濕之勢故東方之域天地之所始生也魚鹽

之地海濱傍水其民食魚而嗜醢皆安其處美

其食魚者使人熱中鹽者勝血續魚發瘡熱中之信鹽發渴勝

血之微故其民皆黑色踈理其病皆爲癰瘍續血弱而

熱甚故音病癰瘍其治宜砭石以石為針故砭石者亦從東

方來西方者金玉之域沙石之處天地之所收

引也續引謂牽引使收歛其民陵居而多風水土剛強其

民不衣而褐薦華食而脂肥續褐毛布薦細草華謂鮮美酥酪之

類故邪不能傷其形體其病生于內續水土剛強飲食脂

肥膏腴開封血氣充實故邪不能傷也內其治謂喜怒憂思恐及飲食男女之過甚也

宜毒藥續藥謂草木虫魚鳥獸之毒故毒藥者亦

從西方來北方者天地所閉藏之域也其地高

陵居風寒冰冽其民樂野處而乳食藏寒生蒲

病中蒲者為之干其此之謂歟其治宜灸熯續水寒冰冽故病藏寒火艾燒

灸熯熯謂之故灸熯者亦從北方來南方者天地所

長養陽之所盛處也其地下水土弱霧露之所

聚也續地下水多故其民嗜酸而食胘續胘不

一作魚故其民皆緻理而赤色其病攣痺續酸能收飲故

人肉理密緻陽盛之處故色赤溫氣內蒲熱氣外薄故病攣痺愚謂亦因酸味收斂而病是也

其治宜微針針小故九醜者亦從南方來中央者

其地平以濕天地所以生萬物也續法土德之用故生物衆

其民食雜而不勞續四方輻輳萬物交歸故其

病多痿厥寒熱續濕氣在下故多病痿弱氣逆及寒熱也

其治宜導引按蹻導引謂搖筋動

故導引按蹻者亦從中央出也故聖

人雜合以治各得其所宜續隨方而用故治所

以異而病皆愈者得病之情知治之大體也法異

方宜善治者治皮毛始立其次治肌膚救其

次治筋脉已攻其其次治六府已治其其次治五藏

治五藏者半死半生也續治其已成可謂半愈

也病之始起也可刺而已續輕其盛可待衰而

已毀傷真氣故因其輕而揚之續邪輕者因

其重而減之續重者即因其衰而彰之因邪氣

以明正其惡形不足者溫之以氣精不足者補之

以味溫存也氣味謂藥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

者引而竭之續謂泄中滿者寫之于內內謂腹

分消其有邪者瀆形以為汗其在皮者汗而發

之二汗只是一義然其慄悍者按而收之慄疾

按之使其實者散而寫之續陽實則發散陰實

審其陰陽以別剛柔陽病治陰陰病治陽從陰

從陽引陰以右治定其血氣各守其鄉血實宜

決之破決氣虛宜掣引之掣讀為導導引則氣

岐伯曰夫上古作湯液故為而弗服也續但為

服不中古之世道德稍衰邪氣時至服之萬全續

循近道故當今之世必齊毒藥攻其中饒石鍼

艾治其外也

帝曰形弊血盡而功不立者何曰神不使也曰何

謂神不使曰鍼石道也精神不進志意不治故

病不可愈思謂服藥至于形弊針艾至于血盡而醫之功尚不立蓋以病人神氣已

衰雖有毒藥鑱針莫能為之運用而驅遣也故曰神不使也以藥非正氣不能運行針非正氣

不能驅使故曰針石之道精神進志意治則病可愈若精神越志意散雖用針石病亦不愈也

今精壞神去榮衛不可復收何者嗜欲無窮而

憂患不止精氣弛壞榮泣衛除故神去之而病

不愈也續精神者生之源榮衛者氣之主不輔生源復消神不內居病何能愈此可見

神不使也湯岐伯曰中古之治病至而治之湯

液醪醴論液醪醴論液十日以去八風五痺之病八風東方傷人

人外左筋絡內舍于肝南方來曰大弱風傷人

外左筋絡內舍于肝南方來曰大弱風傷人

舍于胃西南曰謀風傷人外左筋絡內舍于肝南方來曰大弱風傷人

方來曰剛風傷人外左筋絡內舍于肝南方來曰大弱風傷人

風傷人外左筋絡內舍于肝南方來曰大弱風傷人

大剛風傷人外左筋絡內舍于肝南方來曰大弱風傷人

傷人外左筋絡內舍于肝南方來曰大弱風傷人

三氣雜至合而為痺以冬遇此為骨痺春遇此

為筋痺夏遇此為肌痺秋遇此為皮痺十日不已治以草

蘇草菱之枝本末為助藥煎菱謂草根枝謂莖

也凡藥有用根者有用苗者有用枝者有用華實者有用湯液不去則盡用之

合其煎俾相佐助以標本已得邪氣乃服病

服之故云本末為助也標本已得邪氣乃服病

本工為標標本不得邪氣不服此之謂主療不

相應也若標本已得則主療相應邪氣率服矣

新校正云得其標本邪氣乃散蓋謂得其病之

標本而治之則邪氣乃服矣愚謂當從校正

暮世之治病也則不然治不本四時不知日月

不審逆從續四時之氣各有所在如春氣在經

爾不知日月者謂日有寒溫明暗月有空滿虧

盈也詳見入正神明論中今具針刺鈹不審逆

從者謂不審量其病可治與不可治也愚謂逆

從如升降浮沉當順寒熱溫涼當逆之類亦是

也病形已成乃欲微鍼治其外湯液治其內粗

上兇兇以為可攻故病未已新病復起續粗粗

也

帝曰合人形以法四時五行而治何如而從何如

而逆岐伯曰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更貴更賤

續當時貴以知生死以決成敗而定五藏之氣

失時賤旺則為甚間死生之期也肝主春足

厥陰少陽主治其日甲乙肝苦急氣有餘也急食其

以緩之心主夏手少陰太陽主治其日丙丁心

苦緩心氣虛也急食酸以收之脾主長夏足太陰陽

秋手太陰陽明主治其日庚辛肺苦氣上逆急

食苦以泄之腎主冬足少陰太陽主治其日壬

癸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開腠理致津液通氣

也此一句九字疑元是註文病在肝愈于夏其續子制也夏不愈

甚于秋鬼續子休秋不死持于冬故續子休而母養

禁當風肝病者平日慧慧平旦木下脯甚王金夜半

靜王水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氣續以藏用辛補之

酸寫之酸味收故寫宜常酸寫之然肝欲散不

當又以酸收鹹寫之為補之為寫之也

病在心愈在長夏長夏不愈甚于冬冬不死持

于春起于夏禁溫食熱衣心病者日中慧夜半

甚平旦靜心欲熯氣續以藏急食鹹以熯之取其

用鹹補之其寫之舒緩其病在脾愈于秋秋不愈

甚于春春不死持于夏起于長夏禁溫食飽食

濕地濡衣並溫濕及飽脾病者日夫是慧日出甚

下脯靜脾欲緩急食其以緩之用苦泄之取其

也其補之病在肺愈于冬冬不愈甚于夏不死

死持于長夏起于秋禁寒飲食寒衣肺病者下

晡慧日中甚夜半静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用
酸補之故酸補辛寫之故辛散病在腎愈于春春不
愈甚于長夏中續六月也夏為土母土長于長夏
不死持于秋起于冬禁犯焯煖熱也熱食温灸
衣腎惡燥也腎病者夜半慧四季甚下晡静腎欲堅
急食苦以堅之用善補之鹹寫之故鹹夫邪氣
之客于身也續邪者不正之名風寒暑濕飢飽
以勝相加愚謂知肝木之病則肝至其所生而
愈所謂至已至其所不勝而甚已謂至氣至于所生

而持已謂至生自得其位而起謂已自必先定五
臟之脉類續謂肝弦心鉤肺浮腎營脾代之乃可
言間甚之時死生之期也並藏氣形樂志苦病
生于脉治之以灸刺續形身形志心志形樂謂
思結慮深思則榮衛乖否氣血不順故形樂志
樂病生于肉治之以鍼石續則肉理相比氣道
滿填衛氣怫結故病生于肉矣衛氣留滯以針
寫之結聚膿血石而破之石砭石今以錐針代
之形苦志樂病生于筋治之以熨引續形苦謂
也一過其用則致勞傷故病形苦志苦病生于
生于筋熨謂藥熨引謂導引

生于一過其用則致勞傷故病形苦志苦病生于
生于筋熨謂藥熨引謂導引

咽嗑治之以百藥

咽嗑甲乙經作困竭百藥作甘藥愚謂內外俱勞則血氣

兩嗑為之不利也

形數驚恐經絡不通病生于

不仁治之以按摩

醪藥愚謂驚傷心心主脈恐傷腎主血心腎有傷

血脈凝滯故經絡不通病生不仁不仁謂不應其用則瘳痺矣按摩所以開通閉塞導引陰陽醪藥者酒藥也所以養正祛邪調中理氣血氣形志論

帝曰其有不從毫毛生而五藏陽以竭也津液充

郭其魄獨居狐精于內氣耗于外形不可與衣

相保此四極急而動中是氣拒于內而形施于

外治之柰何不從毫毛言生于內也陰氣內盛陽氣竭絕不得入于腹中故言五

藏陽以竭也津液者水也充滿也郭皮也陰畜于中水氣脹滿上攻于肺也

腎為水害子不收母故云其魄獨居也夫陰精損削于內陽氣耗滅于外則三焦閉溢水道不通

也凡此皮膚身體否腫故云形不可與衣相保也肺動者謂氣急而效也言如是者皆水氣格拒于腹膜之內浮腫施張于身形之外四極言

四肢未則岐伯曰平治于權衡去宛陳莖是以微

動四極溫衣漸次宣行乃所以濕之也或云作

溫表謂微動四肢于表也

繆刺其處以復其形

開鬼門鬼門者以水氣所居而言也陽為火陰

之崇故絜淨府或利小水去其陳莖是為絜淨

府淨對陳 莖而言 精以時服五陽已布踈滌五藏故精

自生形自盛骨肉相保巨氣乃平 平治權衡謂

為在表沉為在裏在裏者泄之在表者泄之故

下文云開胃門紫淨府也去死陳莖謂去陳久

極謂微動如草莖不可久留于身中也微動四

也經脈微動則四肢人陽氣漸以宣行故又曰溫衣

絡脈使形客如舊而不腫故云繆刺之調其

其形也開胃門是啓玄府遣氣也五陽是五藏

之陽氣也紫淨府謂馬膀胱去水也五藏之陽漸而

精之氣以時實脈汗腎藏也然五藏之精自生

宣布五藏之外氣穢復除也如是故精自生

形肉自盛藏府既和則骨肉之氣更相保抱太

經脈氣乃平復爾湯液醪醴論

帝曰凡治病察其形氣色澤脈之盛衰病之新故

曰治之無後其時形氣相得謂之可治 續氣盛

相形虛是 色澤以浮謂之易已 續氣色浮潤血

也 脈從四時謂之可治 續如春脈弱以滑是有

胃氣命曰易治取之以時 續候可取之時而取

四時血脈所在而為療爾愚謂如春氣在經脈

之類甲乙經作治之趨之無後其時與王註而

通形氣相夫謂之難治 續形虛皆相失也 色天

不澤謂之難已 續天謂不明而 脈實以堅謂之

益甚 續脈實堅是邪也 脈逆四時為不可治必察

四難 謂上四句是 而明告之所謂逆四時者春得

續氣盛故益甚也 脈逆四時為不可治必察

謂上四句是 而明告之所謂逆四時者春得

肺脉夏得腎脉秋得心脉冬得脾脉其至皆懸

絕沉瀯者命曰逆四時續懸絕謂如懸物之絕去也未有藏

形于春夏而脉沉瀯續謂未有藏之形狀也秋冬而脉浮

大命曰逆四時也○風者百病之長也續言先百病而

有今風寒客于人使人毫毛畢直皮膚閉而為

熱續客謂客止于人形也風擊皮膚寒勝熱當是

之時可汗而發也或脾不仁腫痛續病生而變故如是也熱

寒中血氣則痺痺不仁當是之時可湯熨及火灸

刺而去之弗治病入舍于肺名曰肺痺發欬上

氣續邪入陽則在邪入陰則痺故入于肺弗治

肺則傳而行之肝病名曰肝痺一名曰厥脇痛

出食續肺金伐木氣下入肝故曰行之肝也肝

屬肝絡膈布脇助循喉龍故脇痛而食入腹則出也當是之時可按若刺

耳弗治肝傳之痺病名曰痺風發痺腹中熱煩

心出黃續肝病善發黃痺又脾脉入腹屬脾絡胃

土鬲注心中故腹中熱而煩當此之時可按可

藥可浴弗治脾傳之腎命名曰疝瘕少腹寬熱

而痛出白一名曰蠱續腎脉自股內後廉貫脊

而痛澀出白液也完熱內結消燦脂肉如虫之
食日加損削故一名曰蠱○愚按完者屈滯也
病非本經為他經完抑而成此疾也完一作客
客猶寄也遺客熱于少腹父不去從金化為白

當此之時可按可藥弗治腎傳之心病筋脉相

引而急病名曰瘵引續腎水不足則筋燥急故相

日法當死若復傳行當如下說腎因傳之心

心則復反傳而行之肺發寒熱續肺以再傷法

當三歲死三歲當作三日夫以肺病而來各傳

之之心復傳肺正所謂一藏不復受再傷者也

又可延之三歲乎然期淺深又不可刻舟求劍

也此病之次也續傳勝之次第然其卒發者不必以於

傳續不必以依傳治之或其傳化有不以次不以

次入者憂恐悲喜怒令不得以其次故令人有

大病矣續憂恐悲喜怒觸遇即因而喜大虛則

腎氣乘矣續喜則心氣移于肺怒則奸氣乘

矣續怒則氣逆悲則肺氣乘矣續悲則肺氣移

故肺氣故肝氣乘脾悲則脾氣乘矣續悲則脾氣移于心

憂則心氣乘矣續憂則肝氣移于脾肝氣乘矣續肝氣移于脾

與恐是本志動而虛故所不乘來乘怒與悲是

本志乘不知乘何藏憂是脾志而心乘之尤不

可曉元註全非此其道也續此其不故病有五五二

十五變反其傳化續五藏相并而各五之五而

化以勝相傳傳而不次變化多端○愚謂一藏

變十五傳勝之名也續傳者相承之異名耳○雪

死者為常中生喜怒令病續云得病傳之至于勝時而

少腹令人善怒續肝脈環陰器抵少腹布脇

則目眈眈無所見耳無所聞喜恐如人將捕之

陰與少陽續肝脈入項顙連目系膽脈從耳後取其經厥

氣逆入耳中故病如是恐恐懼魂不安也

則頭痛耳聾不聰頰腫續肝脈自目系王出顙

膽脈從耳中出耳前其支別者從目系下頰取

血者續脇中血滿獨異于常乃氣心病者胸中

痛脇支滿脇下痛膺背肩甲間痛兩臂內痛續

陰心脈支別者循胸出脇直行者上肺出腋下

循膈內後廉循臂內抵掌後兌骨之端又厥陰

臂行兩筋之間又太陽小腸脈自臂膈上繞肩

甲交肩上也謂堅持急滿也虛則脇腹大脇下與腰

相引而痛續厥陰心脈下鬲絡小腸故病如是取其經

少陰太陽舌下血者續少陰脈從心及經脈血也

黃帝素問

卷之三

七

其變病刺郄中血者續其或嘔變則刺少陰之郄在掌後脉中去腕半寸

脾病者身重善肌一作肉痿足不收行善癢脚

下痛續也脾象土而主肉故身重肉痿痿謂無力起足小指斜趣足心故病生虛則腹滿腸鳴飧

泄食不化續靈樞經曰中氣不足則腹取其經

太陰陽明少陰血者續以痛故取之善瘵脚肺病

者喘欬逆氣肩背痛汗出尻陰股膝髀膕足皆

痛續逆氣也背為胸中之府有接逆之故肩背痛也肺病則腎脉受邪故尻至足皆痛虛則少

氣不能報息耳聾嗑乾續氣虛少故不足以報息也太陰肺絡會于

耳中故耳聾少陰腎脉入肺中循喉嚨俠舌本

今肺虛則腎氣不足以上潤于嗑故嗑乾也是

以下文兼取其經太陰足太陽之外厥陰內血

者續足太陽之外厥陰之內則少陰之脉也視左右足太陽少陰部分有血滿異于常者即取

之腎病者腹大脛腫喘欬身重寢汗出憎風愚

腎脉起于足上膕俠臍循腹裏上入肺故腹大

脛腫喘欬腎病則骨不能用以故身重腎水病則

心火旺故熱蒸心液為汗汗虛則胸中痛大腹

多亡陽故憎風憎深惡之也

小腹痛清厥意不樂續腎脉絡心注胸中腎氣

故痛聚胸中太陽脉下行至足腎虛則太陽氣逆

氣不能盛行于足故足冷而氣逆也足冷氣逆

故大小腹痛志不足 取其經少陰太陽血者凡
則神躁擾故不樂 補實寫不盛不虛以經取之是謂
刺之道虛則補實而後去之是謂守法猶當揣形
得道經絡有血刺而後去之是謂守法猶當揣形
定氣先去血脈而後乃調有餘
不足之氣血焉藏氣法時論

帝曰夫子數言熱中消中不可服高粱芳草石藥

石藥發癩芳草發狂續多飲數澀謂之消中多喜曰

癩多怒夫熱中消中者皆富貴人也今禁高粱

是不合其心禁芳草石藥是病不愈願聞其說

續熱中消中者脾氣上溢其肥之所致故禁食
膏粱芳草之美經曰五味入口藏于胃脾為行
其精氣津液在脾故令人口甘此肥美之所發
也此人必數食甘美而多肥肥者令反肉熱其

者令人中滿故氣上益轉為消渴此之謂也岐

伯曰夫芳草之氣美石藥之氣悍二者其氣急

疾堅勁故非緩心和人不可以服此二者續脾

而生病燥疾氣悍則又滋其熱若性和心緩不
與物爭則神不躁迫無懼內傷故可服此二者
悍利也堅定也固也剛也勁剛也言芳草石
藥之氣堅定固又剛烈而卒不歇滅也曰不可

以服此者何以然曰夫熱氣慄也悍藥氣亦然

二者相遇恐內傷脾脾者土也而惡木服此藥

者至甲乙日更論續熱氣慄盛則木氣內餘故

數起則熱氣因木以傷脾故至甲乙
日更論脾病之增減者也腹中論

帝曰天不足西北左寒而右涼地不滿東南右熱

而左溫其故何也續君面異而對岐伯曰陰陽

之氣高下之理大小之異也文大小當作太少下

氣盛衰之異今中原地形西北方高東南方下

東南方陽也陽者其精降于下故右熱而左溫

續陽精下降故地以溫而知之于下矣陽氣生于東而盛于南故東方溫而南方熱氣之多少

明西北方陰也陰者其精奉于上故左寒而右

涼續陰精奉上故地氣以寒而知之于上矣陰氣生于西而盛于北故西方涼而北方寒也

是以地有高下氣有溫涼高者氣寒下者氣熱

續至高之地冬氣常在故適居寒涼者脹之溫

熱者瘡下之則脹已汗之則瘡已此腠理開閉

之常大小之異耳西北東南言其大也拆而言

且如中原地形亦有高下人所居高則寒處下

則熱常試觀之高山多雪平川多雨高山多寒

平川多熱則高下寒熱可徵見矣寒涼之地腠

理開少閉多陽氣不散故適寒涼腹必脹溫熱

之地腠理開多閉少陽氣發泄故住溫熱皮必

瘡下之中氣不餘故脹已汗之陽氣外泄故瘡

已曰其於壽夭何如曰陰精所奉其人壽陽精

所降其人夭陰精所奉高之地也陽精所降下

外持抑不數中而正氣堅守故壽延陽方之地

陽氣耗散發泄無度風濕數中真氣傾竭故天

折即事驗之今中原之境西北方衆人壽東南方衆人天其中猶各有微甚耳此壽夭之大異也異方者曰其病治之柰何曰西北之氣散而

寒之東南之氣收而溫之所謂同病異治也續

比之入皮膚閉腠理密人皆食熱故宜散宜寒

溫散謂溫浴中外暢達收謂溫中不解表也今

且異法故曰氣寒氣涼治以寒涼行水漬之氣

溫氣熱治以溫熱強其內守必同其氣可使平

也假者反之續寒方以寒熱方以熱溫方以溫

水漬之謂湯浸漬也平謂平調也假者反之如

方有熱疾須涼方寒方以療者則反之續上

岐伯曰補上下者從之治上下者逆之續上者

者地氣不及則順而和以所在寒熱盛衰而調

之愚謂或寒或熱或盛或衰各隨其所在部分

故曰上取下取內取外取以求其過也續上取謂吐

寫也內取利小便外取以汗泄也續吐下取

謂以藥制有過之氣也制而不順則吐下取

謂以疾之藥除下病攻之不去則下取

謂食及以藥內之審其寒熱而調之外取謂藥

慰令所病以氣調適也又如當寒而吐以冷調之

當熱反寒以溫求得上氣過已吐而脫之下盛

不已下而奪之謂氣之過于常候而為病者愚謂求者

諸法皆治其能毒者以厚藥不勝毒者以薄藥

此之謂也續藥厚薄謂氣味厚薄者也甲乙經云胃厚色黑大骨肉肥者皆勝毒其

皆不勝毒者氣反者病在上取之下病在下取

之上反謂反常也氣反其常治亦如之○王註下取謂寒逆于下而熱攻于上不利于下

氣盈于上則溫下以調之上取謂寒積病在中

于下溫之不去陽藏不足則補其陽病在中

傍取之以左引右以右引左也○王註謂氣併于左則藥熨其右併于右則藥熨其左

以和之必隨治熱以寒溫而行之治寒以熱涼

而行之治溫以清冷而行之治清以溫熱而行

之續氣性有剛柔形症有輕重方用有大小調制有寒溫盛大則順氣性以取之小熨則逆

氣性以伐之氣殊則主必不容力倍則故消之

收之必勝是則謂湯飲調氣之制也虛而量氣盛

削之吐之下之補之寫之夕新同法續量氣盛

法病之夕新無異道也曰病在中而不實不堅且聚且散

柰何曰無積者求其藏虛則補之續隨病所在命其藏以補

之藥以祛之食以隨之謂續祛迫逐也隨之行水

漬之和其中外可使畢已曰有毒無毒服有約

乎曰病有夕新方有大小有毒無毒固宜常制

矣愚謂下文即常制也即有約也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

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無毒治病十

去其九谷肉果菜食養盡之無使過之傷其正

也愚謂約節約也假如無毒治病已十去其九須以此為節約再勿藥也須以谷肉果菜

隨五藏所宜者食之養之以盡其餘病也無毒之藥性雖平而多之則氣有偏勝藏氣亦

偏弱矣大毒烈傷也多小毒性和為傷也少常毒之性戒大毒一等加小毒一等所傷者

可知必止也不盡行復如法續法謂前四約也餘約必止也

無過也五常正論

帝曰論言熱無犯熱寒無犯寒予欲不遠寒不遠

熱奈何上之寒熱二字所用之寒熱也下之寒熱二字因氣之寒熱也遠猶避也猶遠

韻同遠離也岐伯曰發表不遠熱攻裏不遠寒

續出汗宜熱藥故不避熱下利宜寒藥故不避寒如是則夏亦可用熱冬亦可用寒皆謂獲已

秋冬亦同法曰不發不攻而犯寒犯熱何如曰

寒怨內賊其病益甚以水濟火以火濟水

曰願聞無病何如曰無者生之有者甚之病者

犯禁猶能生曰生者何如曰不遠熱則熱至不

遠寒則寒至寒至則堅否腹滿急痛下利之病

生矣熱至則身熱至則身熱吐下霍亂癰疽瘡

瘍積鬱注下閏癰腫脹嘔孰衄頭痛骨節變肉

痛血溢血泄淋閉之病生矣曰治之奈何曰時

必順之犯者治以勝也春宜涼夏寒秋宜溫冬

順犯熱治以鹹寒犯寒治以辛涼所謂勝也曰鬱之

甚者治之柰何曰木鬱達之火鬱發之土鬱奪

之金鬱泄之水鬱折之續達謂吐之令其疎奪

謂下之令無壅礙泄謂滲泄解表然調其氣過

者折之以其畏也所謂寫之可平調矣過太

也太過者以其味寫之如鹹寫腎酸寫肝之類

過者畏寫故謂寫為畏也○滑註木本性條達

火本性發揚土本性冲和金本性肅清水本性

將以治其鬱而逐其性也治之法抑必有道

焉下文調其氣過者折之以其畏治鬱之法也

謂欲調其氣當即其過者而折之以其所畏蓋

以鬱之為鬱也或內或外或在氣或在血必各

有因而治之之法或汗或下或不吐或利當各求其

所因而折之夫如是鬱豈有不畏乎故下文又

總之曰所謂寫之義可見矣不必執以達之為

吐發之為汗云云○王安道曰此段十三句

通為一章當分三節自帝曰至水鬱折之九句

為一節治鬱之餘法也過者折之以其畏也所謂寫

節治鬱之餘法也過者折之以其畏也所謂寫

乎鬱鬱者滯而不通之義或因所乘而為鬱或

能使之然哉鬱既非五運之變可擴而

奪之泄之折之之法固可擴而充之矣可擴而

充其應變不窮之理也欵且夫達者通暢之也

如肝性急怒氣逆祛脇或脹大時上炎治以苦

寒辛散而愈者則用升發之藥加以厥陰報

使而從治之又加久風入中為餐泄及不因外

風之入而清氣在下為餐泄則以輕揚之劑舉
 而散之凡此之類皆達之也王氏以吐訓
 達不能使人無疑以為肺盛而抑制肝木
 則寫肺氣舉肝氣可矣不必吐也益胃升陽
 氣下流而少陽清氣不升欬則益胃升陽
 不必吐也雖然木鬱固有不吐之理今以吐
 總該達字則凡木鬱皆當用吐矣其可乎哉
 于東垣所謂食塞肺分為金與土旺于上而
 不夫金之克木五行之常道固不待夫物傷
 後能也且為物所傷豈有反旺之理若曰吐
 其物以伸木氣乃是反為木鬱而施治非為
 傷而施治矣夫食塞胸中而用吐正內經所
 謂其高者因而越之義耳不勞引木鬱之說
 以泫之也火鬱發之發者汗之也升舉之也如
 理外閉邪熱鬱則解表取汗之可治也升浮
 火鬱甚于內非苦寒降沉之劑可治也升浮
 之藥佐以甘溫順其性而從治之使勢衰則
 如東垣升陽散火湯是也凡此類皆發之止

也土鬱奪之奪者攻下也劫而衰之或勢盛不能
 入胃用臧寒之劑以攻去又劫而衰之或勢盛不能
 內甚其人壯氣實則攻之或劫而衰之或勢盛不能
 者則必劫奪其勢而使之攻之或劫而衰之或勢盛不能
 力輕之劑可治者則或劫而衰之或勢盛不能
 之類皆奪之治也金鬱泄之泄者致其平凡此
 小便其令不通其氣也如肺金為腎水上原金受
 火燥其令不通其氣也如肺金為腎水上原金受
 滋以不利之疏如肺氣膈而滲道閉矣宜肅清金化
 之劑不足以疏通之凡此類皆泄也
 王氏謂滲泄表利小非夫泄利之皮小固為
 泄金鬱矣其解表二字得非以人利之皮小固為
 其受邪為金鬱而解表為泄利之皮小固為
 凡筋病便是木鬱而解表為泄利之皮小固為
 當今刪去且木鬱而解表為泄利之皮小固為
 泄利小便為木鬱而解表為泄利之皮小固為
 也水鬱折之折者制氣滯也伐而利之利也
 盛也如腫脹之病水氣滯也伐而利之利也
 也水鬱折之折者制氣滯也伐而利之利也

之所不勝者土也今土氣衰弱不能制之故反受其侮治當實其脾土資其運化俾可以制水而不敢犯則滲道達而後愈或病勢既旺非上法所不能遷制則用泄水之劑伐而挫之或去宛陳莖開鬼門潔淨府三法備舉送用以漸平之勢也夫實土者守也泄水者攻也兼三治者廣畧而決勝也守也攻也廣畧也雖俱為治水之法然不審病之虛實久近淺深雜馬妄施其不傾路者寡矣夫五鬱之病固深法以治之然邪氣久客正氣必損今邪氣雖去正氣豈能遽平哉苟不平調正氣使各安其位復其常于治鬱之餘則猶未足以盡治法之妙故又曰然調其氣苟調之而其氣猶或過而未服則當益其所不勝以制之如木過者當益金金能制木則木斷服矣所不勝者當益金金能制木則木以所不其欲也夫制物者物之所畏也故曰過者折之以其欲則喜逆其欲則惡今逆之以

所惡故曰所謂寫之王氏謂鹹寫腎酸寫肝之類未盡厥旨雖然自調其氣以下蓋經之本旨故余推其義如此若擴充為應變之用則不必盡然也

帝曰假者何如岐伯曰有假其氣則無禁也假借也

氣不足客氣勝之故借寒熱溫涼以資夫正氣即勝氣可犯之謂也○王註假寒熱溫涼以資正氣則可以熱犯熱以寒犯寒以溫犯溫以涼犯涼也所謂主氣不足客氣勝也

論氣味有厚薄性用有躁靜治保有多少力化有淺深愚謂此指藥之氣味功用言○上淫于下所勝平之

外淫于內所勝治之續謂行所不勝已者也上淫于下天之氣也外淫于

內地之氣也隨所制勝而以平治之也制勝謂
 五味寒熱溫涼隨勝用之下文備矣下文云司
 天之氣風溼所勝平以辛涼佐以甘苦以辛
 緩之以酸寫之類諸氣在泉風溼內上治以辛
 涼佐以苦以甘緩之以辛散之類王注風性
 喜溫而惡清故治之涼是以勝氣治之也佐以
 苦隨其所利也木苦急則以甘緩之若抑則以
 辛散之新校正云天氣主歲雖有溼勝但當平
 調之故不曰治而曰平故在謹察陰陽所在而
 泉曰治司天曰平即此義也
 調之以平為期正者正治反者反治陰病陽不
病陰病陽不
 不病正也以寒治熱以熱治寒治之正也陽位
 已見陰脈陰位又見陽脈反也以寒治寒熱治
 熱治之反也夫氣之勝也微者隨之甚者制之氣之
 復也和者平之暴者奪之皆隨勝氣安其屈伏

無問其數以平為期此其道也續隨謂隨之制
謂制止平謂平

調奪謂奪其勝氣也安謂順勝氣以和之也治
 此者不以數之多寡但以氣平和為準度耳

高者抑之制其下者舉之濟其有餘者折之屈其

銳不足者補之全其佐以所利和以所宜愚謂
如辛

所宜如散酸利于收之類和以必安其主客適其

寒溫同者逆之異者從之續雖制勝扶弱而客
主須安一氣失所則

矛盾更作各伺其便內溼外併而危敗之由作
 矣同謂寒熱溫清氣相比和者異謂金木水火
 土不比和者氣相得者則逆所勝之氣以
 治之不相得者則順所不勝氣以治之

帝曰氣有多少病有盛衰治有緩急方有大小願

聞其約

約度準則也

岐伯曰氣有高下病有遠近症

有中外治有輕重適其至所為故也

續藏位有高下府氣

有遠近病症有表裏藥用有輕重調其多少和其緊慢令藥氣至病所為故勿太過與不及也

大要曰君一臣二奇之制也君二臣四偶之制

也君三臣六偶之制也君四臣八偶之制也

愚按

奇古之單方獨用一物是也又有數合陽數之奇方謂一三五七九皆陽數也以藥味之數皆

單也君一臣二君三臣五亦合陽數也病在上而近者宜奇方○偶古之複方也有兩味相配

之偶方有二方相合之偶方有數合陰數之偶方謂二四六八十皆陰數也以藥味之數皆偶

也君二臣四君四六亦合陰數也病在下而遠者宜偶方制者有因時制宜之義以病有遠近

故曰近者奇之遠者偶之汗者不

以奇下者不以偶

愚按王註汗藥如不以偶則氣不足以外發下藥如不以

奇則藥毒攻而致過是奇則單行偶則併行單則力孤而微併則力齊而大意者下本易行故

用單汗或難出故宜併及觀仲景之制方桂枝湯汗藥也反以三味為奇大承氣湯下藥也反

以四味為偶何也故又可見古人因時制宜而難以偶奇拘之也

補上治上制

以緩補下治下制以急急則氣味厚緩則氣味

薄適其至所此之謂也

愚按急方有五有急病急攻之急方有湯散蕩

滌之急方有藥性有毒之急方有氣味厚藥之

急方王註治下補下方若緩慢則滋道路而力又微制急方而氣味薄則力與緩等○緩方有五有其以緩之之緩方有丸以緩之之緩方有

品件群衆之緩方有無毒治病之緩方有氣味
薄藥之緩方王註補上治上方若性急則上不
住而迫走于下制緩方而氣味厚則勢與急同
適者宜也謂凡制方須宜至其病所無太過不
及病所遠而中道氣味之者食而過之無越其

制度也續假如病在腎而心之氣味食而令足
仍急過之不飼以氣味腎藥凌心心復

益衰餘上下是故平氣之道近而奇偶制小之
遠近不同

服也遠而奇偶制大其服也大則數少小則數

多多則九之少則二之王註或識見高遠權以
合宜方奇而分兩偶方

偶而分兩奇如是者近而偶制多數服之遠而
奇制少數服之○愚按大方有二有君一臣三

肝及在下而遠者宜頓服而數少之大方病有

兼症而邪不專不可以一二味治者宜君一臣
三佐九之大方王大僕以人之身三折之近為

心肺遠為腎肝中為脾胃故肝之七服也○小方有
之七服腎之二服可併肺之七服也○小方有

二有君一臣二之小方有分兩微而頓服之小
方蓋治心肺及在上而近者宜分兩微而頓

服之小方徐徐治者宜君一臣二之小方故腎之
可一二味而治者宜君一臣二之小方故腎之

二服分三味為肺之九奇之不去則偶之是謂重方
服併肝之三服也

偶之不去則反佐以取之所謂寒熱溫涼反從

其病也續大方與其重也寧輕與其毒也寧善與
其大也寧小是以奇方不去偶方主之

偶方病在則反其一佐以同病之氣而取之也
蓋細小寒熱可以正治而折消之甚大寒熱則

必與違性者爭雄與異氣者相格是以及其佐
以同其氣則藥可入而病可愈矣所謂始同終

異是也。○愚謂經云偶是謂重方而七方中又有復方復方即重方豈非偶方者二方相合之謂復方二方四方相合之謂歟一說復字非重復乃反復之復者何也夫既言奇之不去則偶之又云偶之不去則反佐以取之是反覆以取之也故以復為反覆亦不遠內經之意且復方有分兩均齊之復方如胃風湯各等分是也本方之外別加餘味者為復方如承氣湯外參以連翹薄荷黃芩梔子以為涼膈散是也

帝曰五味之用何如岐伯曰辛甘發散為陽酸苦
涌瀉為陰鹹物涌泄為陰淡味滲泄為陽六者
或收或散或緩或急或燥或潤或熯或堅以所
利而行之調其氣使其平也續涌吐也泄利也
滲泄小便也言水

液自迴腸泌別汁滲入膀胱胞氣化之而為溺
以出也經曰五味各有其所利或散或收或緩或
急或堅或熯四時五
藏病隨五味所宜也

帝曰非調氣而得者氣不因于治之柰何有毒無毒

何先何後願聞其道病生之類有四一者始因
氣動而外有所成三者不因氣動而內有所成二者因
四者不因氣動而病生于外夫因氣動而病生于內成
者謂積聚癥瘕癰疽疔毒結核癰瘤之類外成者謂
癰腫瘡瘍疔毒疔毒疔毒疔毒疔毒疔毒疔毒疔毒
痛癢之類不因氣動而病生于內者謂留飲辟
食飢飽勞損宿食霍亂悲恐喜想慕憂結之類
生于外者謂瘴氣賊魅蛇蠱毒飛尸鬼擊衝
薄墜墮風寒暑濕斫射刺割捶作之類如是四
類有獨治內而愈者有無治內而愈者有先治內而後治
外而愈者有無治外而愈者有先治外而後治

外而愈者有先治外而後治內而愈者有須毒劑而攻擊者有須無毒而調引者凡此之類方

法所施或重或輕或緩或急或收或散或潤或燥或或或堅方土之用鬼解不同各擅已心好

復問之故岐伯曰有毒無毒所治為主適大小

為制也續言但能破積愈疾則為良方非必要言以先毒為是後毒為非無毒為非有

毒為是必量病輕重大小制之也曰請言其制曰君一臣二制

之小也君一臣三佐五制之中也君一臣三佐

九制之大也熱者寒之寒者熱之微者逆之甚

者從之續病之微小者猶人火也遇草而病得木而燔可以濕伏可以水戒故逆其性

氣以折之攻之病之大甚者猶龍火也得濕而

燄遇水而燔不知其性以水濕折之適足以充

燄詣天物窮方正矣識其性者以火逐之則燔

灼自消燄火撲滅逆之謂以寒攻熱以熱攻寒

從之謂以寒治寒熱治熱云堅者削之客者除之

是以下文曰逆者正治云堅者削之客者除之

勞者溫之結者散之留者攻之燥者濡之急者

緩之散者收之損者益之逸者行之驚者平之

愚謂卒見異物暴聞異聲以致驚也須使其習見異物異聞異聲則平常習熟不以為異而驚

去矣故曰平之或謂鎮靜其上之下之摩之浴之薄之劫之開之發之適事為故續量病症候適事用之

曰何謂逆從曰逆者正治從者反治從少從多

觀其事也續逆者正治逆病氣乃反治法也從少反治順從病氣乃反治法也從少

謂一而同而二異從多謂二同而三異言盡同者是奇制也曰反治何如曰熱

因寒用寒因熱用塞因塞用通因通用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其始則同其終則異可使波

積可使清堅可使氣和可使必已夫大寒內結畜聚痼痲以

熱攻除寒格熱反縱反縱之則痛發尤甚攻之則熱不得前方以蜜奠烏頭佐之以熱蜜多其

藥服已便消此謂熱因寒用也有大氣動服冷已過熱為寒格而身冷嘔噦噦乾口苦惡熱好

寒衆議為熱冷治則甚其如之何則熱物冷服下噦皆除醇酒冷飲則其類矣此謂熱因寒用

也又病熱者寒攻之則不入以豆豉諸冷藥酒漬或溫而服之酒熱氣同固無違忤酒熱既盡

寒藥已行從其服食熱便隨散此則寒因熱用

也或以諸冷物熱劑和之如熱食猪肉及粉菜乳以椒姜橘熱劑和之是亦寒因熱用也又熱

在下焦治亦然假如下氣虛乏中焦氣壅眩脇滿甚食已轉增今欲散滿則恐虛其下補下則

藥過依然故中謂不救其虛具攻其滿藥入則減其中峻補于下少服則資壅多服則宣通由是

而療中滿自除下虛斯實此則塞因塞用也又大熱內結注泄不止熱宜寒療結復不除以寒

下之結散利止此則通因通用也又大寒凝內久利溏泄愈而後作綿歷數年以熱下之寒去

利止亦其類也投寒以熱涼而行之經云治熱以寒溫而行之始同終異斯之謂也經云治熱以寒

溫而行之治寒以熱涼而行之亦熱因寒用寒之義也曰氣調而得者何如氣也曰逆之從之

逆而從之從而逆之疎氣令調則其道也謂逆

謂逆

謂逆

謂逆

病不以正治從謂從病氣以反治逆其氣以正
治使其從順從其氣以反取令彼和調故曰逆
從也 不踈其氣令道路開通則氣 曰病之中外
感寒熱而為變始生化多端也
何如曰從內之外者調其內從外之內者治其
外各絕從內之外而盛于外者先調其內而後
治其外從外之內而盛于內者先治其外而後
調其內 續皆謂先除其枝條中外不相及則治其主
病自各不相及 曰論言治寒以熱治熱以寒而
方士不能廢繩墨而更其道也有病熱者寒之
而熱有病寒者熱之而寒二者皆在新病復起

奈何治

續謂治之而病不衰退反因藥

曰諸寒

之而熱者取之陰

以壯水之

熱之而寒者取之

陽

益大之源所謂求其屬也

續粗工以熱攻寒

已而冷疾已生攻寒日深而熱病更起愚謂此即上文新病復起也熱起而中寒尚在寒生而外熱不除愚謂此即上文新病復起也熱起而中寒尚在寒生而則懼熱不前欲療熱則思寒又豈知藏府之源源有寒熱溫涼之主哉夫取心者不必齊以熱取腎者不必齊以寒但益心之陽寒亦通行強腎之陰熱之猶可觀斯之故或治熱曰服寒而以熱治寒以寒萬舉萬全孰知其意曰服寒而反熱服熱而反寒其故何也曰治其王氣是以反也
當其王時須是其則從之之法也○正註春以清治肝而反溫夏以冷治心而反熱

秋以溫治肺而反清冬以熱治腎而反寒蓋由
補益王氣太甚也補王太甚則藏之寒熱而氣
自多曰不治王而然者何也曰不味王味屬也

愚謂上味字謂深味下味字謂食味猶云不深味食味各有所屬也夫五味入胃
各歸所喜攻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

先入肺鹹先入腎久而增氣物化之常也氣增
而久天之由也物盛則衰理當然也○王註入

腎為寒入脾為至陰而四氣兼之皆為增其味
而益其氣故名從本藏之氣用耳故久膠黃連
苦參而反熱者此其類也餘味皆然但人意疎
忽不能精候耳故曰久而增氣物化之常也氣
增不已益以歲年則藏氣偏勝氣有偏勝則有
偏絕藏有偏絕則有暴夭者故曰氣增而久天

之由也何者藥不具五味不備四氣而久服之
雖且獲勝益久必至暴夭此之謂也絕粒服餌
則不暴亡何哉無五穀物味曰方制君臣何謂
資助故也復令食谷亦天焉曰方制君臣何謂

也曰主病之謂君佐君之謂臣應臣之謂使非
上中下三品之謂也曰三品何謂曰所以明善

惡之殊貫也續上中下三品此明曰病之中外
何如續前問病中外謂調病之法今此未盡故

之錯曰調氣之方必別陰陽定其中外各守其
簡也

鄉內者內治外者外治微者調之其次平之盛

者奪之汗之下之寒熱溫涼衰之以屬隨其攸

利病有中外治有表裏在內者以內治法和之
平之盛甚不已則奪其氣冷之衰也假如小寒之氣溫以和之大寒之氣熱以取之甚寒之氣則下奪之奪之不已則逆折之折之不盡則求其屬以衰之小熱之氣涼以和之大熱之氣寒以取之其熱之氣則汗發之發之不盡則逆制之制之不盡則求其屬以衰之故曰汗之下之寒熱溫涼衰之以屬隨其
必先歲氣無伐天和
難經云春夏各致一陰秋冬各致一陽朱肱云桂枝湯麻黃湯春夏各有所加如東垣之用冷藥義本
無盛盛無虛虛而遺人天殃無致邪無
失正絕人長命
轉虛者轉虛致邪失正者天
莫逃 悲失

帝曰其久病者有氣從也順不康去病而瘳奈何岐

伯曰化不可代時不可違續夫生長收藏各應四時之化雖智巧者

亦無能先時以致之明非人力所能代也由是觀之生長收藏化必待其時物之成敗理亂亦待其時也或言力能代夫經絡以通血氣以從

造化違四時者妄也

復其不足與衆齊同養之和之靜以待時謹守

其氣無使傾移其形乃彰生氣以氣命曰聖王

故大要曰無代化無違時必養必和待其來復

此之謂也續大要上古經法也五常正論聖人不治已病治未

病不治已亂治未亂夫病已成而後藥之亂已

成而後治之譬猶渴而穿井闢而鑄兵不亦晚

乎神論拘于鬼神者不可與言至德續志意邪則好

析擣故不可與言至德惡于鍼石者不可與言至巧續惡

則巧不病不與治者病必不治治之亦無功矣

五藏別論

色診

網網緼緼迎淵瞻雲吉凶之徵機存乎

人具色診鈔

岐伯曰色脉者上帝之所貴也先師之所傳也

先師儻貸季也上古使儻貸季理色脉而通神明合之

金木水火土四時八風六合不離其常續先師以色白

脉毛而合金應秋以色青脉弦而合木應春以

色黑脉石而合水應冬以色赤脉洪而合火應

夏以色黃脉代而合土應長夏及四季然以是

合之問八風鼓折不離常道盡可與期變化相

何者以見其變化而知之也故下文曰移以觀其妙以知其要欲知其要則色脉是矣

續言所以知四時五行之氣變色以應日脉以

化相移之要妙者以色脉也應月常求其要則其要也續言脉應月色應日

求色脉之差忒是夫色之變化以應四時之脉

則常人之診要也

則常人之診要也

此上帝之所貴以合于神明也所以遠死近生

續觀色脉之臧否曉死生之徵兆故能夫精明常遠于死而近于生也移精變氣論

五色者謂人之精神也氣之華也續五氣之精華者愚謂人之精神神明也夫五色乃五氣之精華

發見也故甲文言五色欲其隱隱然見于內神明欲其能別赤欲如白當作裹朱不欲如赭白

黑白審長短欲如鴛羽不欲如鹽壁之澤不欲如藍黃欲如羅裹雄黃不欲

如蒼壁之澤不欲如藍黃欲如羅裹雄黃不欲

如黄土黑欲如重漆色不欲如地蒼甲乙作五

色精微象見矣其壽不久也五色精微謂朱色鴛羽蒼壁雄黃漆

色象見謂赭色鹽色藍色黄土色地蒼色言夫五色貴乎精彩微妙若敗象見則壽不久矣

精明者所以視萬物別黑白審長短以長為短

以黑為白如是則精衰矣夫人之精彩神明貴乎能視萬物別黑白

審長短也反是則精明衰可知矣精微論

色見青如草茲也者死續如草初生之青色黃如枳實者死黃色青黑如炁也者死

赤如衄血者死敗惡疑聚之血色赤黑也白如枯骨者死此

五色之見死也續藏敗故青如翠羽者生赤如

雞冠者生黃如蟹腹者生白如豕膏者生黑如

烏羽者生此五色之見生也續皆謂潤澤也色雖可愛若腺臙

上經卷之三

十

十

尤善故下文曰生于心如以縞色白裹朱生于肺如以縞

裹紅生于肝如以縞薄青也裹絀生于脾如以縞

裹枯樓實生于腎如以縞薄青也裹紫此五藏所生之

外榮也五藏生成論也容色見上下左右各在其

要容也他氣也如肝木部內見赤黃白黑色皆謂他氣也餘藏率如此例所見皆在明堂上

下方右要察候處故云各在其要全元起容作容視色之法具在甲乙經上為逆下

為從色見于上傷神之兆故逆女子右為逆

左為從男子左為逆右為從左為陽故男右為陰故女右為逆左為從左為逆右為

陰故女右為逆左為從易重陽死重陰死左為陽故男右為陰故女右為逆左為從

右是變易也男子色見于左是曰重陽女子色見于右是曰重陰氣極則反故皆死也陰

陽反他陰陽應象論作反作治在權衡相奪奇恒事也揆

度事也權衡相奪言陰陽二氣不得高下之宜是奇于尋常之事當揆度其氣隨宜而

處療之者王版要論

帝曰夫絡脉之見也其五色各異青黃赤白黑不

同其故何也岐伯曰經有常色而絡無常變也

經行氣故色見常應于時絡主血故受邪則變而不一矣曰經之常色何如

曰心赤肺白肝青脾黃腎黑皆亦應其經脉之

色曰絡之陰陽亦應其經乎曰陰絡之色應其

經陽絡之色變無常隨四時而行也

續順四時氣化之行

止寒多則凝泣凝泣則青黑熱多則淖澤

濕淖也

澤潤液謂也淖澤則黃赤此皆常色謂之無病五

色具見者謂之寒熱經絡論岐伯曰五藏六府固

貴決部續面上視其五色黃赤為熱白為寒陽

氣少血盈青黑為痛續血凝泣則交惡故善

診者察色按脉先別陰陽而知部分視喘息續

呼吸聽音聲而知所苦觀權衡規矩而知病所

主續權謂秤鍾衡謂是衡規員形矩方象然權

矩所以明強盛故善診之用必備見焉所主按

尺寸觀浮沉滑瀦而知病所主以治無過以診

則不失矣續甲乙經作知病所在以治則無過

知病生于何部似指藏府言也視喘息之長短

聽音聲之高卑而知病生于何症似指虛實言

也又須觀其時之升降浮沉則可以驗乎氣之

高下中外似指外感言也又須參其脉之浮沉

滑瀦則可以知其病之所生之由而施治焉似

指內傷言也如此兼備詳盡以治則不差以診

則無悞豈非善診者邪診太陽之脉其終也

戴眼反折瘈瘲其色白絕汗乃出出則死矣續

戴眼謂睛不轉而仰視也絕汗謂汗暴出如珠而

不流旋復乾也太陽極則汗出故汗出則死足

太陽脉起目内背上額交巔絡腦下項循脊膂俠脊抵腰其支循足至小指手太陽脉起手小指循臂上肩其支上頰少陽終者耳聾百節皆至目内背故病有如是

絕目裏絕系一日半死其死也色先青白乃死

矣續此手足少陽經分病也少陽主骨故氣終則百縱緩色青白者金木相薄也故見死矣

眾謂有視陽明終者口目動作善驚妄言色黃

其上下經盛不仁則終矣續此手足陽明經分病也口目動作謂目

眦眦而鼓頤也胃病聞目音則驚又罵詈不避親疎故善驚妄言也上手經下足經皆躁盛而動不仁謂不知善惡也

少陰終者面黑齒長而垢腹脹閉

上下不通而終矣續手足少陰氣絕則血不流足少陰氣絕則骨不更骨硬則

太陰終者腹脹則皮色死故齒長而積垢汗血壞

閉不得息善噫善嘔嘔則逆逆則面赤不逆則

上下不通不通則面黑皮毛焦而終矣此手足太陰經

分病也嘔則氣逆而上通故但面赤不嘔則下已閉上復不通心氣外燔故皮毛焦而終矣脾

脉支別者上鬲注心中故厥陰終者中熱嗑乾

善溺心煩甚則舌卷囊上縮而終矣續足厥陰絡循脛上

鞅結于莖其正經環陰器抵少腹俠胃上循咽喉手厥陰脉起胸中出屬心包靈樞曰肝者筋

之合筋聚于陰器而脉此十二經之所敗也敗

也散亂也診要經年長則求之于府年少則求之

于經年壯則求之于藏年長者甚于味則傷府

風邪壯者過于內則傷精示從容論

帝曰有故病五藏發動因傷脉色各何以知其久

暴至之病乎及因傷候也岐伯曰徵其脉小

色不奪者新病也續氣乏神強徵其脉不奪其色奪

者此久病也神持而邪徵其脉與五色俱奪者

此久病也續神與氣俱衰也徵其脉與五色俱不奪者

新病也續神與氣俱強

帝曰願聞要道岐伯曰治之要極無失色脉用之

不或治之大則續或謂或亂則謂法則言色脉

紀綱則治病審逆從到行標本不得亡神失國

當逆從到行謂反順為逆標本不得謂工病失

受夫以反理到行所為非順豈惟治人而神氣

亦令國祚不保矣去故就新乃得真人續工

宜則當去故逆理之人就新明悟曰余聞其要

于夫子矣夫子言不離色脉此余之所未知也

曰治之極于一曰何謂一曰一者因而得之因

而曰柰何曰閉戶塞牖繫之病者數問其情以

從其意續問其所欲以察是非得神者昌失神

者亡

雪齋云此則所謂祝由

移精變氣論

帝曰吾得脉之大要天下至數

愚按經中凡言至數者不一所主俱

同五色脉變揆度奇恒道在于

一曰揆度者度病之淺深也奇恒者言奇病也王註一者謂色

脉之應也知色脉之應則可以揆度奇恒矣

神轉不迴則不轉乃失其機

至數之大要天下

揆度恒奇皆在理得矣况于術數乎若夫神氣

一不雜天下之理得矣况于術數乎若夫神氣

流轉而不止又遇生物之機關也○王註血氣

者人之神不可不謹養夫血氣應順四時逆遷

謂却行也却行則反常則回而不轉也回

而不轉乃失生氣之機矣何以明之夫木衰則

火旺火衰則土王土衰則金王金衰則水王水

衰則木王終而復始循環此之謂神轉不迴也

若木衰水王水衰金王金衰土王土衰火王火

衰木王○愚謂脉之大要有五而為治天下之至

數神而莫測五色脉變有神而可生揆度異常

之病有皆神而可保故曰道在于一者神也凡

此數者皆何以得生又數者理之寓故不曰理而

曰數且兼夫王機真藏論

術數之義焉

鍼刺

九鍼法星利人九藏决凝踈滯淵乎哉

針具鍼刺鈔

岐伯曰善用針者從陰引陽從陽引陰以右治

左以左治右以我知彼以表知裏以觀過與不及之理見微則過用之不治愚謂從陰引陽二

病治陽也以右治左二句乃以左引右以右引

左也五常正大論云氣反者病在上取之下病

在下取之上病在中傍取之內即此義也

彼欲體察也以表知裏達內外也過與不及總

結上文觀夫陰陽左右表裏之過與不及也

以善鍼者不待病形已具方知過與不及若微

見徵兆便知藏府之過差矣深明如岐伯曰天

此用針豈至于危殆哉陰陽應象論

溫日明則人血淖也液而衛氣浮故血易寫氣

易行天寒日陰則人血凝泣而衛氣沉月始生

則血氣始精衛氣始行月郭滿則血氣實肌肉

堅月郭空則肌肉減經絡虛衛氣去形獨居是

以因天時而調血氣也是以天寒無刺天溫無

疑月生無寫月滿無補月郭空無治攻也故月生

而寫是謂藏一作虛月滿而補血氣揚溢絡有

留血命曰重實月郭空而治是謂亂經陰陽相

錯真邪不別沉以留止外虛內亂愚謂內氣是

而內亂外氣被淫邪乃起八正岐伯曰凡刺之

真必先治神刺之專其精神寂無動亂五藏已定

黃帝素問 卷之三 岐伯曰凡刺之真必先治神

然後乃存意衆脉不見衆凶不聞外內相得無

于用針之法然後乃存意衆脉不見衆凶不聞外內相得無

以形先外內相得言形氣之相得也無以形先

言不以已形之衰盛寒温料病人之形氣使同

而遺其內氣可玩往來乃施于人愚謂玩謂翻

之相得否來覆去玩味言精熟也經曰謹人有虛實五虛

熟陰陽無與衆謀此其類也勿近五實勿遠至其當發間不容瞬

勿近五實勿遠至其當發間不容瞬實非其遠

近而有之蓋由血氣一時之盈縮耳然其未發

則如雲垂而視之可久至其發也則如電滅而

指所不及遲速之殊有手動若務鉞耀而勻動用針心如專務于一事也針耀靜意視義觀

動用針心如專務于一事也針耀而勻謂針形光淨上下勻平也

適之變是謂冥冥莫知其形化之不可見也故

靜意視息以義斟酌觀其調適經脉之變易耳

雖且針下用意精微而測量之猶不知變易形

容誰為其象也○經云觀其冥冥者言形氣榮

衛之不形于外而工獨知之以其冥者言形氣榮

虛盛四時氣之浮沉參互相合而調之工常見

先見之然而不形于外故曰觀于冥冥焉其鳥鳥見

其鳥鳥見其稷稷從見其飛不知其誰其鳥鳥見

至稷稷嗟其已應言所針得失如從空中見飛

鳥之往來豈復知其所使之元主邪是但見經

脉盈虛而為信亦不伏如橫弩起如發機氣

知其誰之所召遣耳伏如橫弩起如發機

未應針則起如機發之迅疾應針也則起如機發之迅疾

帝曰何如而虛何如而實虛實之形何如而約

黃帝素問

卷之三

四

耶岐伯曰刺虛者須其實刺實者須其虛續言

氣至有効而為約不必守息數而為定法也○

針解論云刺實須其虛留針陰氣隆至乃去針也

也刺虛須其實陽氣隆至針下熟乃去針也

論云慎守勿失勿變更也變更謂變法而失經

意也言得氣至必宜慎守無變其法反招損也

深淺在志遠近若一言精心專一也所針經脉

如一俞之專意○針解論云淺深不同然其補寫皆

之內外也遠近如一者淺深其候等也註云氣

雖近遠不同然其測候如臨深淵手如握虎無

皆以氣至而有効也

營于衆物針解論曰如臨深淵不敢墮也言不

其壯也壯謂持針堅定也經曰持針之道堅定

為寶是也神無營于衆物者靜志觀病人無左

右視也言日絕妄視心專一務則

用之必中無惑悞也保命存形論

岐伯曰天地

溫和則經水安靜天寒地凍則經水凝泣天暑

地熱則經水沸溢卒風暴起則經水波湧而隴

起夫邪之入于脉也寒則血凝泣暑則氣淖澤

虛邪因而入客亦如經水之得風也經之動脉

其至也亦時隴起其行于脉中循循然續循循

貌言隨順經脉之動息因循呼其至寸口中手

也時大時小大則邪至小則平其行無常處續

謂大常平之形診小者非純小之謂也以其比

大則謂之小若無大以比則自是平常之經氣

謂大常平之形診小者非純小之謂也以其比

大則謂之小若無大以比則自是平常之經氣

謂大常平之形診小者非純小之謂也以其比

耳然邪氣者因其陰氣則入陰經因其在陰與陽

不可為度續以流運也從而察之三部九候卒

然逢之早過其路續逢謂逢過謂過絕三部

按而止之即而寫之徑路既絕則大和之氣無能為也曰候氣柰何曰夫

邪去絡入于經也續邪入舍于絡脉留舍于血

脉之中其寒温未相得如湧波之起也時來時

去故不常在續周流于十六丈二尺經脉故曰

方其來也必按而止之止而取之無逢其衝而

寫之續衝謂應水刻數之平氣也靈樞經曰水

陽水下三刻人氣在陽明水下四刻人氣在陰

獨盛夫見獨盛者便謂邪來以真氣者經氣也

經氣大虛故曰其來不可逢此之謂也續經氣

謂為邪工若寫之則深故曰候邪不審大氣已

過寫之則真氣脫脫則不復邪氣復至而病益

畜故曰其往不可追此之謂也續已隨經脉之

召使不可挂以髮者續言輕微而有尚且知之

謂邪至之時不可毫髮待邪之至時而發針寫

矣若先若後者血氣已盡續盡當其病不可下續

黃帝素問

卷之三

四六

不可取而故曰知其可取如發機愚謂喻迅疾也應前不可

取失時也故曰知其取如扣椎愚謂喻冥頑也故曰知

機道者不可挂以髮不知機者扣之不發此之

謂也言貴知其微也離合真邪論

帝曰余聞補寫未得其意岐伯曰寫必用方方者

以氣方盛也以月方滿也以日方溫也以身方

定也以息方吸而內針乃復候其方吸而轉針

乃復候其方呼而徐引針故曰寫必用方其氣

而行焉續方循正也寫邪氣出則真氣流行矣補必用負負者行

也行者移也續行謂宜不行之氣令其必行刺

必中其榮復以吸排針也謂之中榮吸則內

針無令氣忤靜以久留無令邪布吸則轉針以

得氣為故候呼引針呼盡乃去大氣皆出故命

曰寫愚按補則久留今寫而曰靜以久留而先

邪氣無所排遣故先補真氣令足後乃寫出其

邪矣引謂引去謂離穴候呼而引至其門呼

盡乃離穴戶則經氣審以平定邪氣無所拘留

故大邪之氣隨針而出也呼謂氣出吸謂氣入

轉謂轉動大氣大邪捫而循之切而散之推而

按之彈而怒之抓而下之通而取之外引其門

以閉其神

續捫循謂手摸切謂指按捫而循之欲氣舒緩切而散之使經脈宣散推

而按之排蹙其皮也彈而怒之使脈氣脂滿也

通而取之總結上文蓋言針刺通用此法而取

之外引其門以閉其神則推而按之者謂感

按穴外之皮蓋其所刺之穴門戶不開則神氣

內守故云以閉其神下文曰推闔其門令神氣

存此之呼盡內針靜以久留以氣至為故

謂也 氣至而為去針之故不以 如待所貴不知日暮

息之多而為去針之故不以 愚謂專于 其氣已至適而自護 適調適也護慎

候氣也 守勿令改變使疾更生也針解論曰經

調當慎守勿失是也愚謂適者宜也宜自慎

氣已至慎守勿失是也愚謂適者宜也宜自慎

也守候吸引針氣不得出各在其處推闔其門令

也守候吸引針氣不得出各在其處推闔其門令

也守候吸引針氣不得出各在其處推闔其門令

也守候吸引針氣不得出各在其處推闔其門令

也守候吸引針氣不得出各在其處推闔其門令

也守候吸引針氣不得出各在其處推闔其門令

也守候吸引針氣不得出各在其處推闔其門令

也守候吸引針氣不得出各在其處推闔其門令

神氣存大氣留止故命曰補

續候吸引針大氣

可知矣愚按推闔其門已下乃詳解上文三句

之義也大氣謂大經之氣而流行榮衛者也

岐伯曰寫實者氣盛乃內針針與氣俱內以開

其門如如讀利其戶針與氣俱出精氣不傷邪

氣乃下外門不閉以出其疾搖大其道如如讀

利其路是謂大寫必切而出大氣乃屈續言欲

而寫其氣也切謂急也急出其針也疾出 補虛

而徐按之也大氣謂大和氣屈謂退屈也

者持針勿置以定其意候呼內針氣出針入針

孔四塞精無從去方實而疾出針氣入針出熱

不得還閉塞其門邪氣布散精氣乃得存動氣

候時近氣不失遠氣乃來是謂追之（續言但密閉穴俞勿令其氣散泄也近氣謂已至之氣遠氣謂未至之氣也欲動經氣而為補者必候刻刻氣之所

帝曰補瀉奈何岐伯曰此攻邪也疾出以去盛血（續視有血者取之）而復其真氣此邪新客溶溶未有定

處也（續言邪之新客未有定居推針補之則隨補而前進若引針致之則隨引而留止也）逆而利之（逆迎也）刺出其血其病立已（離合真邪論）岐

伯曰刺虛則實之者針下熱也氣實乃熱也蒲

左取右右留瘦不移節而刺之（續病氣淹留形取左也）易則消息節上實下虛切而從之（愚謂按切隨級養而刺之其病之所在而取）索其結絡脉刺出其血以見通之（續結謂絡中也血去則經遂通矣以見通）刺陽明出血

氣刺太陽出血惡氣刺少陽出血惡血刺太陰

出氣惡血刺少陰出血惡血刺厥陰出血惡氣

（續明三陰三陽血氣多少之刺約也按太素云陽明太陰為表裏其血氣俱盛故並寫血氣前

帝曰春亟治經絡夏亟治經俞秋亟治六府冬則（續太陰一云多血少氣一云多氣少血詳太素血氣並寫之旨二說俱未為得血形氣志論）

閉塞閉塞者用藥而少鍼石也

亟循急也閉塞謂氣之門戶閉

也塞所謂少鍼石者非癰疽之謂也癰疽不得頃

時回續雖氣門閉塞然癰疽氣烈內作大膿不

開之蓋以此病頃時回轉通評虛凡刺胸腹必

避五藏續心肝在兩上腎肝在兩下脾居中故

死中心環死謂氣周身也其動為噫續心在中肝

五日死其動為語續肝在中脾十日死一本作

其動為吞續脾在中腎六日死其動為噦續腎

為中肺三日死其動為欬續肺在中膽一日半

死其動為嘔續膽氣勇中鬲者皆為傷中其病

雖愈不過一歲必死續傷則五藏之氣同主一年

故不過一歲必死按診要經終篇云中脾五日

死註云土數五也中腎七日死註云水成數六

水數畢至七日死中肺五日死註云金成數四

金數畢至五日死中肝缺而不言按刺禁論四

伯之言而論診要經終論文相重皆岐刺避五

藏者知從逆也所謂從者鬲與脾腎之處不知

者反之續腎者為順脾居中兩連脇際刺胸腹者

必以布敷著之繳如纏乃從單布上刺續形定

中五刺之不愈復刺續要氣不至無問其數刺

藏

之氣至去之勿復針是也刺針必肅續謂肅靜所以刺腫搖

針續以出膿經刺勿搖經氣不欲泄故岐伯曰

藏有要害不可不察肝生于左肺藏于右心部

于表續陽氣主外腎治于裏續陰氣在內脾謂

之使續營動不已胃為之市續水谷所歸

生肺為太陰陰藏之初續初微曰藏心為五藏之主

內治五藏故曰治續鬲盲之上中有父母續揚上

也下鬲上為盲心為陽父也肺為陰母也肺主氣

七節之傍中有小心續小心謂真心神靈之宮

春有三七二十一節腎在從之有福逆之有咎

順之則福逆之則咎續刺附上

中大脉血出不止死續而附者胃之大脉動刺面

中溜脉不幸為盲續溜脉手太陽脉自顧斜行至目內

背任脉自鼻軌兩傍上行至刺頭中腦戶入腦

立死刺舌下中脉太過血出不止為瘖續脾脉

散舌下挾咽血出不止脾氣不刺足下布絡中

脉血不出為腫續布絡當內踝前足下空處布

刺郄委中中大脉令人仆脫色續令人仆倒而

古今圖書集成

卷之三

七

刺氣街中脉血不出為腫鼠僕

續內結為腫如伏鼠之形氣街

之中膽胃脉也穴在腹下俠臍兩傍相去四寸鼠僕上一寸動脉應手

刺脊間

骨節間也中髓為偃 續曲也 刺乳上中乳房為腫

根蝕 續根蝕刺中乳房則為大腫 刺缺盆中內

陷氣泄令人喘咳逆 續五藏肺為之蓋缺盆為肺氣外泄故喘咳逆也 刺手魚腹內中陷為

腫無刺大醉令人氣亂無刺大怒令久氣逆無

刺大勞人無刺新飽人 續氣盛 無刺大飢人 續氣

不足 無刺大渴人 續血脉 無刺大驚人 續神傷

乾也 無刺大驚人 越而氣

不治靈樞經云新內無刺已刺勿勞大醉無刺已刺

勿醉大飽無刺已刺勿飽大飢勿刺已刺勿飢

大渴無刺已刺無渴大驚大恐必定其氣乃刺

之刺陰股中大脉 續脾之 血出不止死刺客主

人內陷中脉為內漏為聾 續客主人今名上關

脉交會陷脉言刺太深也 刺膝臏出液為跛刺臂太陰脉 肺

也 出血多立死刺足少陰脉重虛出血為舌難

以言刺膺中陷中肺為喘逆仰息刺肘中內陷

氣歸之為不屈伸 續謂肘屈折之中尺澤穴刺也刺過陷脉惡氣歸之

陰股下三寸內陷令人遺溺 續股下三寸腎之絡也與衝脉皆起

者出胞中故刺陷脉令遺溺刺腋下脇間內

陷令人欬却上腋下刺陷脉心脉直行者從心系

刺少腹下中膀胱溺出令人少腹滿刺膻腸內

陷為腫刺匡目上陷骨中脉為漏為盲謂目中

骨中也匡骨中脉刺關節中液出不得屈伸諸

筋皆屬于節液謂滲潤津液出則筋膜乾故不得屈伸刺禁論

帝曰夫子言虛實者有十生于五藏五脉耳夫十

二經脉皆生其病今夫子獨言五藏夫十二經

脉者皆絡三伯六十五節節有病必被經脉經

脉之病皆有虛實何以合之岐伯曰五藏者故

得六府與為表裏經絡支節各生虛實其病所

居隨而調之氣支節而調之病在脉調之血續

者血之府脉實血實脉虛血虛病在血調之絡續

愚謂易乃變易其常也病在氣調之衛續衛

故氣病而病在肉調之分肉而病在筋

調之筋而病在骨調之骨而病在骨

劫刺其下及與急者則病在骨

焮針藥熨焮針大針也病不知所痛兩蹻為上

黃帝素問

卷之三

五

續兩蹻謂陰陽蹻出申脉陰 身形有痛九候莫病無

也 則繆刺之繆刺者刺絡脉左 痛在于左而

右脉病者巨刺之繆刺者刺經脉也左 必謹察

其九候針道備矣論調經

帝曰真邪以合波隴不起候之柰何岐伯曰審捫

循三部九候之盛虛而調之續調謂盛者為之

虛以經 察其左右上下相失候不相類 及相減

者審其病藏以期之氣之在于陰分而刺之候其

之在陽則候其氣之在于陽分而刺之是謂逢 時經曰水下一刻人氣在太陽水下四刻人氣

在人分積刻不已氣亦隨在周而復 不知三部

者陰陽不別天地不分地以候地天以候天人

以候人調之中府以定三部愚謂調度也度其

下 故曰刺不知三部九候病脉之處雖有大過

且至工不能禁也續禁禁止也然候邪之處尚

愚謂雖有大過之邪至于其經 誅伐無過命曰

大惑反亂大經真不可復用實為虛以邪為真

用針無義反為氣賊奪人正氣以從為逆榮衛

散亂真氣已失邪獨自著絕人長命予人天殃

不知三部九候故不能久長

愚按三部言身之

內經隧由之故察候存亡悉由于是部各有三

候上部天兩額之動脈在額兩傍動應手也足

少陽脈氣所行上部地兩頰之動脈在鼻孔下

兩傍動脈應手近巨膠之分足陽明脈在氣所行

上部人耳前動脈在耳前陷中動脈應手太陽

脈氣所行中部天手大陰在掌後寸口中部經渠

穴動應手也中部地手陽明合谷之陰動應手

也中部分人少陽神門之分動應手也下部天

足厥陰女子矢下一寸半五里之分動應手而取之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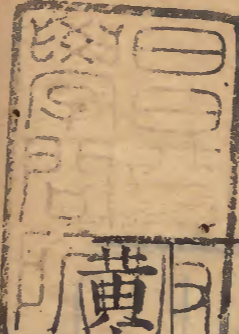
應于手足少陰太衝在足大指本節後二寸下

部地足少陰太谿之分動應于本節後二寸下

陰在魚腹上越筋間直五里下箕門之分筆足太

單衣沉取乃得候胃氣者當取足跗上衝陽之

分動脈應手離合真邪論



黃帝素問鈔三卷終

